

名家特稿

一堂作文课

叶辉 (高级记者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)

我一向是个缺乏自信的人,这并非我天生自卑,而是历史造成的。因为出身“右派”家庭,从小受人歧视,自信便从那无处不在的歧视中离开了我。

但是,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堂作文课却点燃了我的自信,给了我上进的力量。

那是1965年……

我的老家在临海市尤溪镇一个叫温家岙的小山村,村子小,没学校,我要到离村三里地的龙岭中心小学读书。所谓的中心小学其实非常小,校舍设在一个破庙里,教室只有两间,实行的是复式教学,即一间教室同时容纳两个年级的学生,老师教完一个年级的学生,布置好作业,再给另一年级的学生上课。

小学四年级时,班里新来了一位班主任,他叫张云洲。张老师的第一节便给我们全班同学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我们班有几个调皮学生,上课经常捣乱,下课经常惹事,打架斗殴,逃学逃课,令老师头疼。

张老师的第一节便给全班同学征服了。

张老师的中等偏身材,四方脸,两道浓黑的眉毛下是一双凌厉的眼睛,他的笑很吝啬,常常笑意刚在脸上漫开便戛然而止,这使他显得特别严肃,不怒自威,同学见了他都怕。

张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是地理课。他一来就提问:太阳绕地球一周是多长时间?

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,大部分同学都应该能答出来,但第一个被点名站起来的同学是个“吵客”(临海方言很顽皮的意思),他卡壳了。

张老师的提问从第一排开始,第一个答不出,第二个接着被点名站起来,这个同学应该能回答,但他太紧张,结果也答不出来,接着便是第三个,第四个。一个同学站起来,却都答不出来。答不出的,张老师不让坐,就这样被“插蜡烛”。不多一会儿,我前面的“蜡烛”已连成一片“森林”。

我坐在倒数第二排,开始时我很轻松,这个问题又不难,有什么怕的?但很奇怪,几个成绩较好的同学也答不出来。理由很明显,因为害怕,对新老师的害怕。

“森林”在蔓延,在向我逼近,我感到心跳加剧,血脉紧张,内心在呼喊:不要叫到我,不要叫到我……

然而,无可避免地,终于叫到我了。我站起来,血,直往脑门上冲,我紧张地张了张嘴,已经失声,终于没能将这个清晰的答案答出来。

张老师的第一节便给了全班同学一个下马威,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开始怕这位老师,包括那几位能翻墙上树,无所畏惧的“鼻涕英雄”。

农村老师往往身兼数职,张老师除教我们地理,还教历史、语文。他给我们上的第二节课是作文课。

作文是我的拿手好戏,我的作文常常被当作范文在班上宣读。有了那次地理课之辱,我决心挽回在

张老师心中的印象,好好表现。

记得那篇作文写的是我帮邻居扫盲,因为是亲身经历,有人物,有场景,有对话,我写得轻松顺畅,一气呵成,整整写了4页纸。我觉得这次应该能得到好评。

按惯例,下一节课是讲评。好不容易等到下一节课,作文簿在讲评前发下了,却没有我的。我心里更有底了,不用说,那肯定是老师讲评时将我的作文做范文,等讲评后发给我。那一刻我心中又充满了期待,期待着屈辱之后的好评。

然而,张老师并没有在班上宣读我的作文,连提都没提。当张老师开始布置另外的作业时,我心里开始发慌了。既不讲评,又不发作文本,什么意思?经验对这位新老师失灵了。此时我已无心听课,开始反思我的作文,于是便便一个显现出来。我认定,我要挨批评了。我越想越怕,张老师会不会下课后把我叫到办公室?他会怎样批评我?说我骄傲?说我作文写得不好?说我……我低着头,越想越怕。

不知何时,张老师已站在我面前,脸上露出难得的笑,并且笑颜停驻脸上的时间较久,他手里拿的正是我的作文本。“唔,你好好看看!”

我急忙打开,又迫不及待地合上——我分明看到,作文后面是红红的一大片。

不用说,那是对我作文的批评。此时,我蓦地发现——我批评——挂在张老师嘴角的笑带着讥讽。

我怎么会写出这么差的作文?我沮丧极了。

那节课,我不知道老师讲了些什么。下课铃一响,我第一个冲出教室,跑到学校后面的山上,打开了作文本。

一行行苍劲有力的行书,如一股暖流涌进我的心田,蓦地,我感到嗓子眼发酸,泪水情不自禁地漫上眼眶。

张老师不但认真订正了我作文中的错误,还写了长长的批语,他热情肯定了我的作文,并以探讨的口吻,对文中的几个段落提出修改意见。“如果这样写,是不是更好些?”“这一段如果能……可能会更感人。”

我还是个孩子,一个“右派”儿子,一个受尽歧视的小学生,而我的老师竟然与我探讨文章写法!一种得到尊重、受到关爱的温暖前所未有地在我全身漾开。

这堂作文课拉近了我和张老师的距离。得知我家有一些文学名著,他不时向我借阅,我当然非常乐意。我一向孤僻自卑,怯于在人前讲话,但在张老师面前却感到比较放松,我开始能正常地与他对话。我们偶尔也会一起谈文学,谈作品中的角色,他始终都以平等的身份和我交流。

半个多世纪过去,这堂作文课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,也给了我自信,正是这种自信增强了我在人生道路上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力量。

文艺旅志

三临台州

叶兆祥 (回首军营,不禁泪奔)

浅冬初至,橘子正红,我又一次来到台州。这是我近五十年来第三次来到这个地方。

我与台州,缘起于一批战友。1971年初,我们部队迎来了一批来自临海、三门的新战士。那时我任班长,从此,我与这批战士朝夕相处,共同战斗了五年时间,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他们经常提起浙东沿海家乡的风土人情,让我这个在苏北平原长大的“江北佬”,对这个“七山二水一分田”的地方产生了兴趣。

1976年3月,这批战友退伍,我和其他同志一道,护送他们回乡。这是我第一次赴台州。这一次台州之行,让我有些失望。首先是交通不便,从南京到临海,大卡车整整开了两天,其中大段行程走在蜿蜒盘旋的山路上,到达目的地时,大家又累又晕。其次是观感不佳,到临海的第二天上午,我去街上简单转转,那时正是“文革”期间,百业凋零,但见街面萧条,行人无精打采,战友们在一直在我面前引以为豪的江南长城也是破败不堪,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笔下《故乡》里,对旧时江南乡村的描述,不禁怅然。

与战友们分别后,彼此一直思念着对方,在临海战友们再三邀请下,我们南京地区的几个同连战友相约而行,在2019年5月再一次来到台州。与上次相比,这时候的台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来两天的路程,坐上高铁3个小时就到了。那几天,战友们带着我们赴大陈岛、逛椒江、参观海洋工厂、见识海洋牧场。过去依靠轮渡才能来往的椒江上,已有三座大桥横空出世,临海、椒江城区高楼林立,绿树成荫,已经取代了过去破败的旧貌。

战友们自豪地告诉我,台州是股份合作制经济的发祥地,也是全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,中国第一辆民营企业制造的吉利轿车就是在临海下线的。身为律师的老应对我说,台州是名副其实的“制造之都”,拥有多个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具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。

还让我们欣喜的是,分别40多年的战友们,尽管也已六十开外,但个个朝气蓬勃,见到我们格外激动。我的这些战友,入伍前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,家境都很一般。退伍后,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一些人有了自己的企业,有的成了行业骨干,有的成为乡村发展的带头人,有的成为党政机关的公务员,更多的扎根土地,耕耘着属于自己的幸福,他们有的住上了商品房,有的盖起了自己的别墅,其中一位入伍时一个大字不识的战友,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大学生,现在是宁波一家企业的质量主管。那些天,我们不仅津津有味地回忆着往事,更多的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许。

转眼五年过去,就在今年,战友们再一次邀请我们去台州游览。战友老徐电话里对我说:你们来,一定会有新的收获,新的惊喜。于是,怀着对台州的无限向往,我和老连长再次开启了台州之行。

进入台州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铁台州站,五年来台州还是在台州西站下的车,而这次,是2022年启用的台州站迎接了我们。接下来的时间里,在白云山顶俯瞰椒江全城,给我们的印象是楼房更多更高了,城市上空的天更蓝了,云更白了。我们去战友家前所,记得上一次还要坐轮渡,而这次过桥直达,几分钟就到了。

无论是古老的临海江南长城和繁华的紫阳街,还是以水为带、沿河成街的椒江葭沚老街,走到哪里都人满为患,显现建成的突飞猛进与旅游的方兴未艾。在东海之滨温岭石塘,船老大出身的战友老江带着我们登上千年曙光园,东望碧海连天,波光粼粼,晨雾中远处的海岛都人满为患,如入仙境,西眺港湾连绵,一艘艘渔船披着朝阳,满载着希望缓缓驶出港口。

而渔塘边山脚下那些高低错落、古朴有致的石屋静静地向我们诉说着这里的过往变迁。经常跑海的老江说起渔塘如数家珍,他说,这里的渔民世代以海为生,以石为骨,以渔为魂,近年来,台州向海发展,蓝色崛起战略力度不断加大,石塘渔港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。渔旅融合的发展模式,为石塘渔港渔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渔村文化,经过环境综合整治和多方位资源整合,打造了一批美丽渔村和乡村旅游景点。将民宿与休闲渔业、海鲜美食等项目相融合,这些举措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,还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。

果然,当我们来到东海村小箬岛,想不到这个只有140多户人家的小岛,在政府的扶持下,岛上房屋粉饰一新,成为一座绚丽夺目的七彩小岛。仅2023年,小箬岛就接待游客80万人,因旅游带来的村集体收入远超百万元。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温岭,驱车来到位于台州的头门港。在白沙湾放眼东望,跨海大桥如巨龙蜿蜒伸展,而在不远处,另一座建设中的跨海铁路桥已初具雏形。

三临台州,经历三次不同的变化和感受,而这一次,我强烈地感受到,这片孕育和合文化的土地始终不断萌动着创新梦想,奔涌着澎湃动力。衷心祝愿我战友的家乡创造出更加灿烂的辉煌!

青青子衿

渔歌子和张志和五首

松庐

其一

松阴溪上小舟飞。问道鲈鱼几时肥。翻碧浪,落红衣。秋尽江南未归。

其二

平生不羨五云裘。独爱江头看扁舟。叹秋水,只空流。终日东逝未载忧。

其三

谁识沧洲老渔翁。为逐明月秀岭东。过秋浦,漾清风。夜夜徐来未有穷。

其四

常记江楼共君欢。山色凝脂秀可餐。诗兴逸,酒杯干。当时天气未转寒。

其五

蓬山隔水梦欲圆。括苍天台一日还。牛渚月,剡溪船。谁说阮郎未遇仙。



故人故事

孙阿婆住院

嵇岛草民 (吴玲平)

孙阿婆躺在病床上,像一条被扔在岸上的鱼。病毒在她的体内撒野,她的鼻翼不时在翕动,却出不来一个响喙。秽物与油气犹如暗夜的幽灵在身体上游荡,塞住了众多经络的通道,堵得她胸口发紧。她调集所有的力气,喘着,干哼着,似一名受伤的士兵对抗着百万敌兵,在激烈的交战中,她气喘吁吁。儿媳托着她,帮她侧身慢慢坐起,缓缓放下她的双腿,套好拖鞋,扶她入洗手间。

在两人的空间里,孙阿婆如同解了禁锢,剧烈地咳嗽起来,咳出了痰,咳出了泪,心都好像要咳出来了。她在发抖。间歇中,孙阿婆不停地喊“啊啊啊,啊啊啊”,一声声传递着对病痛的悲戚、对衰老的惊悚。“没用了,真没用了。”她自语自责。比病痛更可怕的焦虑甚至绝望,盘桓在她的虚弱里。孙阿婆啊,好像一辆经年奔弛的长途旧车,卸下了所有的重载,一身破败,停靠在废弃

场。生而为人,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,更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……儿媳仰起头,呼了口气,强忍住快要溢出的泪。她一边轻拍老人的后背,一边积极安抚其情绪……

猛咳暂歇,儿媳如例搀扶她去水盆边。水盆上方那面长方形的镜子,像一位冷面的偷窥者,漠然地照见了孙阿婆憔悴的面容、凌乱的白发与内心的风吹草动。孙阿婆洗了手、漱了口,盯着镜中走样的自己,低声叹气,儿媳随即拿梳子梳理好她的每一根白发,抚平老人的衣衫,努力让她看起来更精神些,努力让她在疾病与衰老中保持尊严。

孙阿婆躺回了病床,16楼16床。床头贴着每个人的标签,来访者须臾间可见患者身上年轻之辙的清晰痕迹。孙阿婆的右床,88岁高龄的张大爷,鼻孔里插着吸氧管,眼睛不时瞟着吊瓶。他的老伴正蜷缩在陪护椅上打盹,她那张满是皱纹的脸

像一张枯树皮,没有一丝弹性与血色。张大爷的右床是84岁的王大娘,她长孙阿婆两岁,女儿一直待在床前,言谈中提及儿子儿媳,王大娘不知为何有点动气……精神上的内伤与隐痛,又岂能是眼前的全项化验所检测得了的?

是夜,19点30分。病人都歇下了。孙阿婆的儿子起身关了灯。孙阿婆的右手马上开始在床上摸摸索索,“我的手电筒呢?我的手电筒呢?”“妈,我们在医院呐,不是在家里。”儿子知道他娘,床终年放着手电筒,夜里一醒来,就拿它照墙上那面钟。“哦,在医院啊”,老人似乎突然明白。“你咋不把外间的灯关掉,亮着,浪费电,你们就不晓得节省。”她又说,吐字含糊不清,灵活的舌头似乎僵硬了。儿子一惊,马上找了值班医生。医生说老人家轻度血管堵塞又重感冒未愈,白天用药稍重,可能导致意识暂时不清,明天

应该会的。意识模糊,空间错乱,孙阿婆仿佛要掉进深渊,她在挣扎,在突围,在拼命地返回安顿身心的家园。

翌日,大年三十。远远近近的鞭炮声在外面热闹着。谢年了,团聚了,家家户户喜迎新春佳节。住院部的过道里也挂起了一排红灯笼。可年的热闹终究止在病房门口。日子在病房内似乎停滞了。服药、查房、挂点滴、做各类检查……三张病床,今日与昨日毫无二致。所幸,孙阿婆,如医生所说,神志已经变得清爽。只是还是懒言,还是多动则喘,但孙阿婆待不住了,她强烈地想家……

可又奈何?老人住院,其情也悲,其心也哀。孙阿婆,幸有晚辈贴心陪伴,知冷知热,她一定会很快渡过焦虑与绝望,与逐渐衰老的自己握手言欢,让晚年生活走向安详、走向幸福。

阡陌岁月

回乡记

(迷途的孩子在文字里寻找回家的路) 倩儿

看着车窗外闪过街上的星星点点隐现着一丛丛白色的小花,细细一看,原来是栀子花。想想上次去乡下,也是栀子花开的时候,不过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

车子到了村口,天也下起了雨。刚好碰到一支送殡的队伍,有几人认出了老妈,过来打招呼。村口的大樟树依然葱翠苍劲,只不过树下的那座罗将军庙已经不见了踪影,也没有了往日香火缭绕的景象。身后,只听有人说:“哦?这就是你女儿啊?没用了,真没用了,一个人在街上遇到肯定认不出来了。”我回头笑了笑。

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齐耳短发的婆婆,定睛一看,这不是住在外公家旁的那个卖豆腐的香女婶吗?依然那么健硕,还没等我开口,只见她已经迎上来了“这不是梅梅吗?哪阵风把你吹来了?你妈呢?好几年没看到她了,想死她了。快到我家去坐坐,等会儿午饭一定到我那吃哦,

就这么说定了……”一点都没变,还是那样的开朗、健谈、热情。

老妈同她边走边说,我打着伞跟在后面。老妈不时地同遇见的每个人打着招呼,我也跟着舅舅、大姨地叫着……依稀还能看到他们当年的影子,但无情的岁月已然在他们的额头刻下了一道道印痕,苍老了不少。整个村子很少看到年轻人,很多房子也倒塌了。现在住的大多是中老年人,路过以前外公住的院落,怎变成了一片废墟?香女婶说,是一场大火烧的。想想小时候在这间房子进那间房子出的,笑声仿佛还萦绕在屋子上空,而现在只剩下一片废墟了,不禁有些感慨。

走在窄小的石子路上,除了广播播放的越剧声,村里的一切都那样安详,一如远处的青山,偶尔夹杂几声狗吠鸡鸣。到了“山头叶”外公的弟弟家,看到两个老人正坐在屋前廊下吃着早饭,阿婆虽然老了

很多,但还能认出来,而阿公全没了当年健硕的身形,整个人瘦得简直不成成人形,身上的衣服像是挂在竹竿上。上次看到阿公是在外公去世的时候,算来也有十几年了,转眼他们也八九十岁的高龄。看到我们到来,他们显得很兴奋,尤其是阿婆,说起我和弟弟小时候跟她如何的亲昵,想想,真的是仿佛就在眼前。然而时间就像化妆师让两个孩子变成了大人,也使两位老人变得更加苍老。

阿婆哆哆嗦嗦地找布擦脸,让我们坐,又说午饭一定得在她这儿吃。还说枇杷刚好熟了,一定要带我去摘些。我说下雨,路不好走,就算了吧。但阿婆坚持要我看,尝尝她种的枇杷。看着她期待的眼神,虽然下着雨,我们还是去了。一路上,阿婆如数家珍地说着她的庄稼,今年收了多少麦子,种了多少蔬菜,卖了多少水果……还说自己能挑七八十

斤,别看年纪大,都是自力更生,没给子女添麻烦,这是她最自豪的。还说,只要不怕苦不怕累生活不成问题,不像以前吃不饱穿不暖的。

看着她佝偻的身形,八十岁高龄了,真的难以想象她还在田里劳作,还能肩挑七八十斤。我的鼻子一阵酸楚:“阿婆,不要太劳累了,注意休息。”她说:“没事,身体硬着呢!”还说村里谁谁谁走了,谁谁谁病了,她这身子还能再活几十年。来到她家的枇杷地,雨中,黄黄的枇杷压弯了枝条,她随手折了一支,递给我说:“尝尝,尝尝,看看阿婆的技术如何。”我接过剥了一颗,和着雨水,却觉得一直酸甜到了心里。

站在阿婆的枇杷树下,俯瞰整个村庄,十几年变化不大,相反还破败了许多,但在我的心里依然美丽如昔,不仅是这留有童年的记忆,更是因为这里有家的味道、有剪不断的乡愁……